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又見檳城

八月跟朋友去了檳城幾天。其實我廿年前去過，那次住海濱酒店，一邊是綿延的白色海灘，蕉林椰雨的，酒店大堂沒門，任海風和雨絲吹拂，人坐泳池邊喝印度紅茶和看小說，簡直回到英國作家毛姆的《Brownout》，吃晚飯途中會突然電壓下降，本來燈火通明的餐廳變得昏黃，總之意思想不到。今次碰上暑假，海濱酒店爆滿，只好入住市中心酒店。廿年後檳城發展快了，既保留了像半島的舊殖民風格酒店，也有很「潮」的新五星酒店。遊客要看的和吃的，我們大致都試了。檳城的傳統東西都在舊城喬治市，用腳走兩三天也差不多看完，而我想說的只是幾宗小事。

海闊天空

蘇狄嘉

聖彼得堡的白夜

經過最後一段十二小時夜車車程，終於早上十時三十分抵達西伯利亞鐵路的西面起點，鐵路之旅的第九站——莫斯科(Moscow)，走完了全長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的西伯利亞鐵路，但這不是今次鐵路之旅的終點站！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等於超過一萬公里的鐵道旅程。東起海參崴，西至西伯利亞鐵路，西行至莫斯科，再向西北延伸至聖彼得堡，一為實踐橫貫俄羅斯東西兩岸，二為重遊聖彼得堡。在莫斯科吃過午餐，勾留兩小時，便再踏上高速鐵路，往西北七百五十公里外的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進發，這是延伸旅程，亦是這趟鐵路之旅的最後一站，剛好是第十站。搭乘的是最新型號的火車，車廂新穎、座席寬敞，與西伯利亞鐵路上行駛的火車大有天壤之別！高速火車經過四個半小時的車程，抵達聖彼得堡已過晚上八時半，市內卻仍然光照如白晝，因這裡正好是白夜節！

大將軍的淚

這就是在空明的《英雄派》。故事是以中國副軍長林英傑率領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叢林作戰的事跡為經，與護隊隊員英國女上尉菲絲莉的戀愛故事為緯。在這部小說裡，司空明對叢林描述、軍事布陣非常熟悉。這當然是他搜集資料得來，相信他沒有到過緬甸一帶，何況是叢林。但雖然如此，我一邊細讀此書時，腦中便現出一幕幕血戰的場景。司空明運用了蒙太奇的手法，那些鏡頭雖然沒有兩軍對壘，但從後方的撤退、搶救傷兵等一組一組的鏡頭，可看出戰況的慘烈。在描述上，司空明透過大將軍的視角，看到戰鬥，透過女上尉的眼睛，看到源不絕的傷兵；由這些蒙太奇組成一場場的叢林血戰。小說有兩個重點，一是歌頌了中國軍人誓死不屈的氣概；二是一段異國情緣，男的癡情，女的也癡情，兩人經戰爭而分離後，一九五〇年代終於在香港相逢，女的以為男的已陣亡，做了修女，男的則落魄不堪。

書中描繪了那個英國女上尉，對大將軍的傲慢十分不滿。兩人性格的差異，和中西文化的不同，亦有細膩的表達，如刀又與筷子，如中國的所謂幽默和西方的幽默，兩人唇槍舌劍；卻令女上尉生出奇異的感情，既討厭他，卻又喜歡他，腦中不能驅走他的影子。而大將軍呢，對這異國女子，「她縱然在黑暗中，苗條的曲線仍然可以看得分明。但這時已是部隊的生死關頭，中華民族所賦予他的使命一再驅走他心底的念頭。」這奇妙的感情，直到大將軍將傷傷的女上尉救出；兩人在後方醫院重逢，這才互表心跡，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就此展開。至於結局，修女是否還俗，來一個「大團圓」，司空明用了隱喻筆法，由讀者自行想像。抗戰勝利後，這位大將軍歷經內戰，終於流落香港，淪為賣白粥的小販，住在天台木屋，潦倒不堪。一位戰場上的英雄，還飽受社會的壓榨。這「落泊」，點出書名中的「淚」，這可說是書中另一重點，相信很多讀者都會忽略，而這個大將軍的下場，在當年，也是為數不少的國民黨軍人的寫照。司空明似顯同情。有說他後來思想轉左，是乎？但我相信，在抗戰時期，司空明不論左傾右傾，他都是愛國的。《英雄派》是一部歌頌中國戰士，歌頌異國愛情的小說。司空明的立場十分明顯，毫無遮擋，感情奔放，直筆來寫中國男兒的英雄氣概。這在「三毫子」中，是少見的題材。



這是一部歌頌中國戰士，歌頌異國愛情的小說。作者提供圖片

很多年前，看了郭衣洞的《異域》，小說的背景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的悲慘事跡；郭衣洞者，柏楊也。後來再看了黃仁宇的《緬北之戰》，更甚受感動。想不到近年搜求香港小說的陳書舊刊時，得新加坡大學社會學教授掃描傳來多部「三毫子」小說，其中一部就以《英雄派》為名，令我「驚艷」之喜。

厭他，卻又喜歡他，腦中不能驅走他的影子。而大將軍呢，對這異國女子，「她縱然在黑暗中，苗條的曲線仍然可以看得分明。但這時已是部隊的生死關頭，中華民族所賦予他的使命一再驅走他心底的念頭。」這奇妙的感情，直到大將軍將傷傷的女上尉救出；兩人在後方醫院重逢，這才互表心跡，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就此展開。至於結局，修女是否還俗，來一個「大團圓」，司空明用了隱喻筆法，由讀者自行想像。抗戰勝利後，這位大將軍歷經內戰，終於流落香港，淪為賣白粥的小販，住在天台木屋，潦倒不堪。一位戰場上的英雄，還飽受社會的壓榨。這「落泊」，點出書名中的「淚」，這可說是書中另一重點，相信很多讀者都會忽略，而這個大將軍的下場，在當年，也是為數不少的國民黨軍人的寫照。司空明似顯同情。有說他後來思想轉左，是乎？但我相信，在抗戰時期，司空明不論左傾右傾，他都是愛國的。《英雄派》是一部歌頌中國戰士，歌頌異國愛情的小說。司空明的立場十分明顯，毫無遮擋，感情奔放，直筆來寫中國男兒的英雄氣概。這在「三毫子」中，是少見的題材。

太湖寫意

沐浴着清涼的秋風，邁步在秋意盎然的太湖大道上。午後的太湖波光瀾灩，被秋陽柔化的柳枝亭亭玉立於太湖邊，恰如一根根蘊含靈性的蠶絲，纏繞飄逸在太湖大道的兩旁，垂掛在湖岸邊的水域中；湖天一色的三山島在午後秋陽的熏染下，變幻出五彩繽紛的色釉；那紅似瑪瑙的楓葉林在秋風的吹拂下嘩嘩作響；那綠如翡翠的玉蘭樹在斜陽的安撫中搖曳着窈窕婀娜的身姿；那褐如寶石的棕櫚在淡霧的蒼穹下顯現出挺拔的雄姿。遠眺太湖水域的上空，鷗鳥翔飛，白鷺、野天鵝、灰嘴鴨忽兒舞動靈性的翼翅直衝雲霄，忽兒盤旋着向太湖水域的一方俯衝，飛向枝葉葳蕤的蠶湖林園。

曾聽祖父講，我出生那年，這裡除了能在湖灣的淺水灘上見到幾叢稀疏的蘆葦或偶爾飄逸幾朵毛茸茸的蘆花外，很少能見到飛禽；到了冬季湖灘便袒露出坑窪不平，亂石奇峯、風沙撲面的荒涼景，一簇簇枯萎的蒿草躺在湖灘上支撐着太湖的冬色。其實那時在我的作文中就有了「日落看蘆灘，夜寐聽濤聲，怪石驚飛鳥，風起水生煙」的蒼涼之墨。那是一個錯位的年代，而與那個年代榮辱共與的蠶湖居民卻只能與荒涼為伍，人心也便似冬日的太湖之水冰涼而冷漠，沒有誰能告訴人們那段歲月的蒼白是太湖灘塗的貧瘠還是思想僵化的陰霾。

拾階居陽而息，棲居於湖岸邊的石縫裡，蒿草旁、蘆葦叢中。這是漁家孵化五彩夢的季節：當朝霞滿天之時，漁家便收起圍網或蟹簍，魚、蝦、蟹之類經過一夜的覓食，便在曙光初照之時悠然游進漁家布下的圍網或蟹簍之中。夏日是漁家收穫的季節，也是漁家生活最紅火的日子：家家桌上都是自產自享的湖鮮鮮品。而到集市上出售的湖斑魚、銀條魚、青蟹、湖蛤、白蝦之類的太湖水鮮便成為城裡居民的美味佳餚。



太湖美景。網上圖片

五味人生

陶琦

想吃夜香花，須得講一點機緣。這種半野生的蔬菜沒有形成規模種植，產量很少，多是鄉下人家於院前屋後栽種作為綠籬，到了夏秋相交時節，像是藤樹般的枝蔓開花，人們將未綻的花蕊摘下作為蔬菜，自己吃不完，有了多餘的花拿到市場上賣。所以只有在清晨的早上，才偶爾看到有農婦提一小袋新摘的夜香花，佔據一角攤位。被裝在塑料袋裡的夜香花，不怎麼起眼，旁邊又無其它蔬菜陪襯，路人不注意看，很容易忽略。只有看到的人湊上去伸手一探，就知道是清晨才摘下的新鮮貨，因為每朵蕊上面仍帶有潤濕的露水。拿回家略為漂洗，佐以切片的豬肝、瘦肉一道煮湯，悉心品嚐，從視覺、味覺到嗅覺上都是一種享受。青菜的夜香花漂淨在湯裡，輕盈而鮮潤，讓人一見心情也隨之清新明朗，入口輕輕嚼，則會感受到一種清爽爽口的嬌嫩，且散發出濃郁的芳香。通過夜香花這一載體，人們不僅品到了自然芬芳的植物氣息，亦延續了一種具有地域特性的飲食文化。

夜來花香

夜香花是生於熱帶的花卉，昔日在嶺南，很多城市人家都在天台或庭院內栽種，作為驅蚊的植物。因為夜香花只是在夜間開花，隨着清風散出陣陣清香，其氣息所到之處，蚊蚋不敢近。故在過去，夜香花是最常見的庭院植物之一，與家園形態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傳遞着昔人的日常生活景象。

張兆輝：謙卑做人

兆輝當了兩年活力先生後，轉到了話劇組，在《香港八五》飾演順慶的兒子，每天早上入廠，晚上回家收看自己的演出。他日漸上位，八六年《神勇CID》擔演男主角，「好驚」，特別是遇上老戲骨曾江，他飾演我的姐夫，每天都被罵，其實他是另類的教化：他指出了我很多不足之處，我很感激他，後來大家熟了，我叫我BARRY KING，他很受落。」

激梅足跡

車淑梅

張兆輝的《恐怖在線》即將上映。手上取得了兩個外國影帝獎項，他依然謙卑：「這是一家教，父親一直要我們做事不要問結果，低下頭拼命做好就是了。」他接受《舊日足跡》訪問，聲音十分溫文。

「坦克大使」郝照明

尹樹廣

八月二十二日，我與塔吉克斯坦駐華大使拉希德·阿利莫夫合著的新書《跨越帕米爾的友誼》在京舉行首發式。在百餘名嘉賓中，我發現在前蘇聯屬於偏遠落後地區，因此，我們這些在那裡工作過的人都笑言大家是「中亞一坨屎」的幾隻「中亞蛆」，大家更珍視友誼和感情，結成患難與共的「中亞幫」。

見多識廣

尹樹廣

談起這段難忘的經歷，郝大使滿懷深情地說，他曾多次聆聽過周恩來總理要求外交部幹部要做「文裝解放軍」的囑託，在塔國經歷的烽火硝煙使他對這句話有了更深層的理解。中亞五國在前蘇聯屬於偏遠落後地區，因此，我們這些在那裡工作過的人都笑言大家是「中亞一坨屎」的幾隻「中亞蛆」，大家更珍視友誼和感情，結成患難與共的「中亞幫」。

夜香花

賞植物引入的。清末之際，名醫毛祥麟與友人在酒樓小飲，饌中有一道夜香花，眾人嘆說這三個字很難對偶，毛祥麟遂以「春不老」作對。由這一段風雅軼事，想想夜香花在清末時期的滬上，也仍然是道具有貴價屬性的植蔬。

張兆輝

兆輝當了兩年活力先生後，轉到了話劇組，在《香港八五》飾演順慶的兒子，每天早上入廠，晚上回家收看自己的演出。他日漸上位，八六年《神勇CID》擔演男主角，「好驚」，特別是遇上老戲骨曾江，他飾演我的姐夫，每天都被罵，其實他是另類的教化：他指出了我很多不足之處，我很感激他，後來大家熟了，我叫我BARRY KING，他很受落。」

激梅足跡

張兆輝的《恐怖在線》即將上映。手上取得了兩個外國影帝獎項，他依然謙卑：「這是一家教，父親一直要我們做事不要問結果，低下頭拼命做好就是了。」他接受《舊日足跡》訪問，聲音十分溫文。

激梅足跡

張兆輝的《恐怖在線》即將上映。手上取得了兩個外國影帝獎項，他依然謙卑：「這是一家教，父親一直要我們做事不要問結果，低下頭拼命做好就是了。」他接受《舊日足跡》訪問，聲音十分溫文。

激梅足跡

張兆輝的《恐怖在線》即將上映。手上取得了兩個外國影帝獎項，他依然謙卑：「這是一家教，父親一直要我們做事不要問結果，低下頭拼命做好就是了。」他接受《舊日足跡》訪問，聲音十分溫文。

激梅足跡

張兆輝的《恐怖在線》即將上映。手上取得了兩個外國影帝獎項，他依然謙卑：「這是一家教，父親一直要我們做事不要問結果，低下頭拼命做好就是了。」他接受《舊日足跡》訪問，聲音十分溫文。